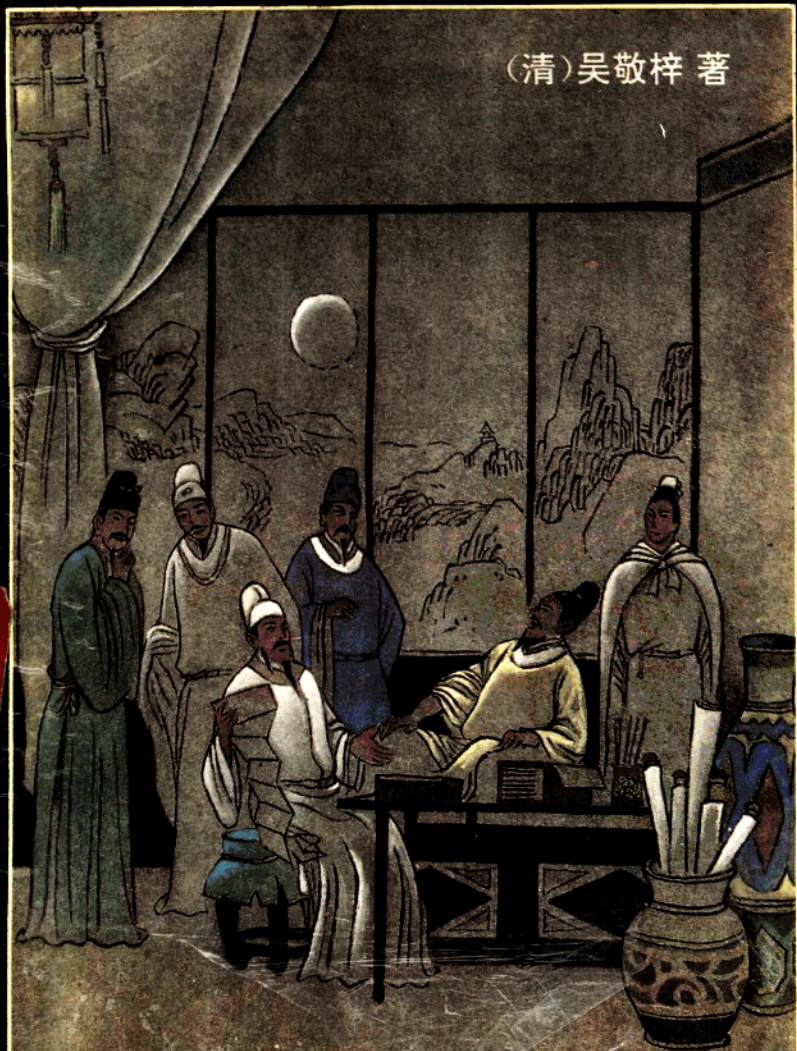


# 儒林外史

(清) 吴敬梓 著

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回   | 说楔子敷陈大义  | 借名流隐括全文  | (1)   |
| 第二回   |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|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| (8)   |
| 第三回   |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|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| (14)  |
| 第四回   |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|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| (22)  |
| 第五回   | 王秀才议立偏房  | 严监生疾终正寝  | (28)  |
| 第六回   | 乡绅发病闹船家  | 寡妇含冤控大伯  | (34)  |
| 第七回   |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|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| (40)  |
| 第八回   |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|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| (46)  |
| 第九回   |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|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| (52)  |
| 第十回   | 鲁翰林怜才择婿  | 蘧公孙富室招亲  | (58)  |
| 第十一回  |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|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| (64)  |
| 第十二回  | 名士大宴莺脰湖  | 侠客虚设人头会  | (70)  |
| 第十三回  | 蘧駪夫求贤问业  | 马纯上仗义疏财  | (76)  |
| 第十四回  |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|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| (82)  |
| 第十五回  |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|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| (88)  |
| 第十六回  | 大柳庄孝子事亲  | 乐清县贤宰爱士  | (94)  |
| 第十七回  | 匡秀才重游旧地  | 赵医生高踞诗坛  | (100) |
| 第十八回  |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|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| (106) |
| 第十九回  | 匡超人幸得良朋  | 潘自业横遭祸事  | (111) |
| 第二十回  |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|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| (117) |
| 第二十一回 | 冒姓字小子求名  | 念亲戚老夫卧病  | (122) |
| 第二十二回 | 认祖孙玉圃联宗  | 爱交游雪斋留客  | (128) |
| 第二十三回 | 发阴私诗人被打  | 叹老景寡妇寻夫  | (134) |
| 第二十四回 |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|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| (140) |
| 第二十五回 | 鲍文卿南京遇旧  | 倪廷玺安庆招亲  | (146) |
| 第二十六回 | 向观察升官哭友  | 鲍廷玺丧父娶妻  | (152) |

-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..... (157)
-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耀白下选书..... (162)
- 第二十九回 诸葛僧借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..... (168)
-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..... (174)
-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太群高朋..... (180)
-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..... (187)
-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..... (192)
-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..... (197)
-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..... (203)
-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..... (208)
-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..... (213)
-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..... (219)
-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敦睦明月岭 平少保娶凯青枫城..... (224)
-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..... (229)
-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..... (234)
-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..... (240)
-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..... (245)
-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..... (250)
- 第四十五回 敦友道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..... (255)
-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薰心..... (261)
-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玄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..... (267)
-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..... (273)
-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..... (278)
-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..... (283)
-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..... (288)
-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..... (292)
-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..... (298)
-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..... (303)
-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..... (310)

##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

人生南北多歧路，将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兴亡朝复暮，江风吹倒前朝树。功名富贵无凭据，费尽心情，总把流光误。浊酒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谢知何处。

这一首词，也是个老生常谈，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，是身外之物，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，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同嚼蜡。自古及今，那一个是有看得破的！虽然如此说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个嶮峻磊落的人。这人姓王名冕，在诸暨县乡村里住。七岁上死了父亲，他母亲做些针指，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。看看三个年头，王冕已是十岁了。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：“儿阿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。只因你父亲亡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，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，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，当的当了，卖的卖了，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？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”王冕道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，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当夜商议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。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，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，指着门外道：“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。便是七泖湖。湖边一带绿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。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，十分阴凉，牛要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带顽耍，不必远去。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不少的，每日早上，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，只是百事勤谨些，休嫌怠慢。”他母亲跪了扰，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门来。母亲替他整理衣服，口里说道：“你在此须要小心。休惹人说不是，早出晚归，免我悬望。”王冕应诺，母亲含着眼泪回去了。

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黄昏，回家跟着母亲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鱼、腊肉给他吃，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，递与母亲。每日点心钱，他也不买了吃，聚到一两个月，便偷个空，走到村学堂里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，就买几本旧书，日逐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阴树下看。

弹指又过了三四年。王冕看书，心下也着实明白了。那日，正是黄梅时候，天气烦躁。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绿草地上坐着，须臾，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了，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，渐渐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来，照耀得满湖通红。湖边上山，青一块，紫

一块，绿一块。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，尤其绿得可爱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里想道：“古人说‘人在画图中’，其实不错。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，把这荷花画他几枝，也觉得有趣。”又心里想道：“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，我何不自画他几枝。”

正存想间，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，挑了一提食盒来，手里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，来到柳树下，将毡铺了，食盒打开。那边走过三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，两人穿玄色直裰，都有四五十岁光景，手摇白纸扇，缓步而来。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，来到树下，尊那穿玄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，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；他想是主人了，坐在下面把酒来斟。吃了一回，那胖子开口道：“危老先生回来了。新买了住宅，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，值得二千两银子。因老先生要买，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，图个名望体面。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、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，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，那一个不敬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县尊是壬午举人，乃危老先生门生，这是该来贺的。”那胖子道：“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县。前日小婿来家，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，这一盘就是了。这一回小婿再去，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，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；他若肯下乡回拜，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，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”那胡子说道：“听见前日出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出城外，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”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个不了。

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，学画荷花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，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好西，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，争着来买。

到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但他性情不同，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朋友，终日闭户读书。又在《楚辞图》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。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了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，以及湖边，到处顽耍，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

不俗，所以敬他爱他，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一日，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带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，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请登县一个头役，又是买办，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干爷，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。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，杀鸡，煮肉款留他，就要王冕相陪，彼此道过姓名。那翟买办道：“只位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”秦老道：“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”翟买办道：“县里人那个不晓得，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，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，我国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，遇着王相公，是必费心大笔画几幅，在下半个月后，下乡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”秦老在傍，着实捧场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。回家用心用意，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喜过了本官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。翟买办扣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，送与危素，作候伺之礼。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，爱玩不忍释手。

次日，备了一席酒，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已毕，酒过数巡，危素道：“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，还是古人的呢，还是现在人画的？”时知县不敢隐瞒，便道：“这就是门生门下下一个乡下农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纪也不甚大，却是才学画几笔，难入老师的法眼。”危素叹道：“我学生出门久了，故乡有如此贤士，竟坐不知，可为惭愧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见识，大是不同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。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？”时知县道：“这个何难，门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约。他听见老师相爱，自然真出望外了。”说罢，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。差翟买办持个帖子去约王冕。王冕道：“王冕是个农夫，不敢求见。这差帖也不敢领。”翟买办变了脸道：“老爷将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？况这件事，原是我照顾你的。不然，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？论理，见过老爷，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。如何走到这里，茶也不见你一杯？却是推王阻四，不肯去见，是何道理？叫我如何回复得老爷！难道老爷是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么？”王冕道：“头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，老爷拿票子传我，我怎敢不去！如今将帖来请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。我不愿去，老爷也可以相谅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都说的甚么话！票子传着倒要去，帖子请着倒不去？这不是不识抬举了！”秦老劝道：“王相公，也罢。老爷拿帖子请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。自古道：‘灭门的知县’，你和他拗些甚么？”王冕道：“秦老爹！头翁不知，你是听见我说过的那不见那段干木、撒柳的故事么？我是不愿去的。”

翟买办道：“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，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个果然也是两难。若要去时，王相公又不肯，若要去不去，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：亲家回县里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，只说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来，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”翟买办道：“害病，就要取四邻的甘结！”彼此争论了一番，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，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向母亲拜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与翟买办做差钱，方才应诺去了回复知县。

知县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？想是翟家这奴才，走下乡狐假虎威，着实吓了他一场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来了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，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。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。他看见赏他脸面，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胆见我。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，却不是办事勤敏？”又想道：“一个堂堂县令，屈尊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”又想道：“老师前日口气，甚是敬他。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。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，有甚么做不得！”当下定了主意。

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也不用全副执事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役役军牢，翟买办扶着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响，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看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地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忙去敲门。敲了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“不在家了。从清早展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”翟买办道：“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，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那里，我好去传！”那婆婆道：“其实不在家了，不知在那里。”说毕，关着门进去了。

说话之间，知县轿子已到。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：“小的传王冕，不在家里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传。”扶着轿子，过王冕屋后来。屋后横七竖八几块窄田埂，远远的一面大塘，塘边都栽满了榆树、桑树。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，又有一座山，虽不甚大，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，约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还听得见。知县正走着，远远的有个牧童，倒骑水牯牛，从山嘴边转了过来。翟买办赶紧将上去，问道：“秦小二汉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？”小二道：“王大叔么，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。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。”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。知县变着脸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进公馆了，即回衙门去罢！”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，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，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，且忍口气回去，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中抬举，再处置他也不迟。

知县去了，王冕并不曾远行，即时走了来家。秦老过来抱怨他道：“你方才也太



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。况你的性情高傲，倘若弄出祸来，反为不美。我几可听我的遗言，将来娶妻生子，守着我的坟墓，不要出去做官。我死了，口眼也闭。”王冕哭着应诺。他母亲淹淹一息，归天去了。王冕辟踊哀号，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。又亏秦老一力帮衬，制备衣衾棺槨。王冕负土成坟，三年苫块，不必细说。

过了服阙之后，不过一年有余，天下就大乱了。方国珍据了浙江，张士诚据了苏州，陈友谅据了湖广，都是些草窃的英雄。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，得了金陵，立为吴王，乃是王者之师，提兵破了方国珍，号令全浙，乡村镇市，并无骚扰。

一日，日中时分，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，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。为首一人，头戴武巾，身穿团花战袍，白净面皮，三络髭须，真有龙凤之表。那人到门首下了马，向王冕施礼道：“动问一声，那里是王冕先生家？”王冕道：“小人王冕，这里便是寒舍。”那人喜道：“如此甚妙。特来晋谒。”吩咐从人都下了马，屯在外边，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。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，分宾主施礼坐下。王冕道：“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？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朱，先在江南起兵，号滁阳王，而今据有金陵，称为吴王便是。因平方国珍到此，特来拜访先生。”王冕道：“乡民肉眼不识，原来就是王爷。但乡民一介愚人，怎敢劳王爷贵步？”吴王道：“孤是一个粗卤汉子，今得见先生儒者气像，不觉功利之见顿消。孤在江南，即慕大名，今来拜访，要先生指示：浙人久反之后，何以能服其心？”王冕道：“大王是高明远见的，不消乡民多说。若以仁义服人，何人不服，岂但浙江？若以兵力服人，浙人虽弱，恐亦义不受辱，不见方国珍么？”吴王叹息，点头称善。两人促膝谈到日暮，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。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，炒了一盘韭菜，自捧出来，陪着。吴王吃了，称谢教诲，上马去了。这日，秦老进城回来，问及此事。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，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，向年在山东相识的，故此来看我一看，说着就罢了。

不数年间，吴王削平祸乱，定鼎应天，天下一统，建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。

到了洪武四年，秦老又进城来，回来向王冕道：“危老爷已自问了罪，发在和州去了。我带了一本邸抄来与你看。”王冕接过来看，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，妄自尊大，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。太祖大怒，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。此一条之后，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：三年一科，用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八股文。王冕指与秦老看，道：“这个法却定的不好！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。”说着，天色晚了下来。

此时正是初夏，天时节热，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，两人小饮。须臾，东方月上，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。那些眠鸥宿鹭，阒然无声。王冕左手持杯，右手

指着天上的星，向秦老道：“你看贯索犯文昌，一代文人有厄！”话犹未了，忽然起一阵怪风，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，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，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。少顷，风声略定，睁眼看时，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，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。王冕道：“天可怜见，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，我们是不及见了！”当夜收拾家伙，各自歇息。

自此以后，时常有人传说，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，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。初时不在意里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，王冕并不通知秦老，私自收拾，连夜逃往会稽山中。

半年之后，朝廷果然遣一官员，捧着诏书，带领许多人，将着彩缎表里，来到秦老门首，见秦老八十多岁，须鬓皓然，手扶拄杖。那官与他施礼，秦老让到草堂坐下。那官问道：“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？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。”秦老道：“他虽是这里人，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。”秦老献过了茶，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，推开了门，见蟋蟀满室，蓬蒿满径，知是果然去得很久了。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，仍旧捧诏回旨去了。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，并不自言姓名。后来得病去世，山邻敛些钱财，葬于会稽山下。是年，秦老亦寿终于家。

可笑近来文人士，说着王冕，都称他做王参军，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？所以表白一番。这不过是个楔子，下面还有正文。

##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

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，叫做薛家集。这集上有百十来人家，都是务农为业。村口一个观音庵，殿宇三间之外，另还有十几间空房子，后门临着水次。这庵是十方的香火，只得一个和尚住。集上人家，凡有公事，就在这庵里来同议。

那时成化末年，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。新年正月初八日，集上人约齐了，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。到了早饭时候，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，在殿上拜了佛。和尚走来与诸位见节，都还过了礼。申祥甫发作和尚道：“和尚，你新年新岁，也该把菩萨面前香烛点些！阿弥陀佛！受了十方的钱钞，也要消受。”又叫：“诸位都来看看：这琉璃灯内，只得半琉璃油！”指着内中一个穿齐整些的老翁，说道：“不论别人，只这一位荀老爹，三十晚里还送了五十斤油与你，白白给你炒菜吃，全不敬佛！”和尚陪着小心，等他发作过了，拿一把铅壶，撮了一把苦丁茶叶，倒满了水，在火上燎的滚热，送与众位吃。荀老爹先开口道：“今年龙灯上庙，我们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？”申祥甫道：“且住，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。”

正说着，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两只红眼边，一副锅铁脸，几根黄胡子，歪戴着瓦楞帽，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；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，走进门来，和众人拱一拱手，一屁股就坐在上席。这人姓夏，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的总甲。夏总甲坐在上席，先吩咐和尚道：“和尚，把我的驴牵在后园槽上，卸了鞍子，将些草喂的饱饱的。我议完了事，还要到县门口黄老爹家吃年酒去哩。”吩咐过了和尚，把腿跷起一只来，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管捶；捶着，说道：“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。想这新年大节，老爷衙门里，三班六房，那一位不送帖子来。我怎好不去贺节？每日骑着这个驴，上县下乡，跑得昏头晕脑。打紧又被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，把我跌了下来，跌的腰胯生疼。”申祥甫道：“新年初三，我备了个豆腐饭邀请亲家，想是有事不得来了。”夏总甲道：“你还说哩。从新年这七八日，何曾得一个闲？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，还吃不退。就像今日请我的黄老爹，他就是老爷面前站得起来的班头。他抬举我，我若不到，不惹他怪？”申祥甫道：“西班牙老爹，我听见说，他从年里头就是老爷差出去了。他家又无兄弟、儿子，却是谁做主人？”夏总甲道：“你又知道了。今日的酒，是快班李老爹请，李老爹家房子褊窄，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爹家大厅上。”

说了半日，才讲到龙灯上，夏总甲道：“这样事，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管了。从前年年是我做头，众人写了功德，赖着不拿出来，不知累俺赔了多少。况今年老爷衙

门里，头班、二班、三班、快班，家家都兴龙灯，我料想看不个不了。那得功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。但你们说了一场，我也少不得搭个分子，任凭你们那一位做头。像这荀老爹，田地广，粮食又多，叫他多出些。你们各家照分子派，这事就舞起来了。”众人不敢违拗，当下掠着姓荀的出了一半，其余众户也派了，共二三两银子，写在纸上。

和尚捧出茶盘——云片糕、红枣，和些瓜子、豆腐干、栗子、杂色糖，摆了兩桌。尊夏老爹坐在首席，斟上茶来。申祥甫又说：“孩子大了，今年要请一个先生。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。”众人道：“俺们也有好几家孩子要上学。只这申老爹的令郎，就是夏老爹的令婿。夏老爹时刻有县主老爷的牌票，也要人认得字。只是这个先生，须是要城里去请才好。”夏总甲道：“先生倒有一个。你道是谁？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，姓周，官名叫做周进，年纪六十多岁，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，却还不曾中过学。顾老相公请他在家三个年头，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，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。那日从学里师爷家迎了回来，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，身上披着大红绸，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，大吹大打，来到家门口。俺合衙门的人都拦着街道洒。落后请将周先生来，顾老相公亲自奉他三杯，尊在首席。点了一本戏，是梁灏八十岁中状元的故事。顾老相公为这戏，心里还不大喜欢，落后戏文内唱到梁灏的学生却是十七八岁就中了状元，顾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儿子发兆。方才喜了。你们若要先生，俺替你吧周先生请来。”众人都说是好。吃完了茶，和尚又下了一着牛肉面吃了，各自散讫。

次日，夏总甲果然替周先生说了，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，每日工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，约定灯节后下乡，正月二十开馆。到了十六日，众人将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，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。那梅玖戴着新方巾，老早到了。直到巳牌时候，周先生才来。听得门外狗叫，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。众人看周进时，头戴一顶旧毡帽，身穿玄色绸旧直裰，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，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，黑瘦面皮，花白胡子。申祥甫拱进堂屋，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，周进就问：“此位相公是谁？”众人道：“这是我们集上在庠的梅相公。”周进听了，谦让不肯，梅玖作揖，梅玖道：“今日之事不同。”周进再三不肯。众人道：“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，先生请老实些罢。”梅玖回过头来向众人道：“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，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。只是今日不同，还是周长兄请上。”

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“朋友”，称童生是“小友”。比如童生进了学，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；若是不进学，就到八十岁，也还称“小友”。就如女儿嫁人的，嫁时称为“新娘”，后来称呼“奶奶”、“太太”，就不叫“新娘”了；若是嫁与人家做妾，就到头发白了，还要唤做“新娘”。

闲话休题。周进因他说这样话，倒不同他让了，竟偌着他作了揖。众人都作过揖坐下。只有周、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，其余都是清茶。吃过了茶，摆两张桌子杯箸，尊周先生首席，梅相公二席，众人序齿坐下，斟上酒来。周进接酒在手，向众人谢了扰，一饮而尽。随即每桌摆上八九个碗，乃是猪头肉、公鸡、鲤鱼、肚、肺、肝、肠之类。叫一声：“请！”一齐举箸，却如风卷残云一般，早去了一半。看那周先生时，一箸也不曾下。

申祥甫道：“今日先生为甚么不用肴饌？却不是上门怪人？”拣好的递了过来。周进拦住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学生是长斋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倒失于打点。却不知先生因甚吃斋？”周进道：“只因当年先母病中，在观音菩萨位下许的，如今也吃过十几年了。”梅玖道：“我因先生吃斋，倒想起一个笑话，是前日在城里我那案伯顾老公家听见他说的。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……”众人都停了箸听他念诗。

他便念道：“呆，秀才，吃长斋，胡须满腮，经书不揭开，纸笔自己安排，明年不请我自来。”念罢，说道：“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，呆是不呆的了。”又掩着口道：“秀才，指日就是；那‘吃长斋，胡须满腮’，竟被他说一个着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众人一齐笑起来。周进不好意思。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：“梅三相该敬一杯。顾老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。”梅玖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该罚该罚！但这个话不是为周长兄，他说明了是个秀才。但这吃斋也是好事，先年俺有一个母舅，一口长斋，后来进了学，老师送了丁祭的肥肉来，外祖母道：‘丁祭肉若是不吃，圣人就要计较了；大则降灾，小则害病。’只得就开了斋。俺这周长兄，只到今年秋祭，少不得有肥肉送来，不怕你不开哩。”众人说他发的利市好，同斟一杯，送与周先生预祝，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，只得承谢众人，将酒接在手里。厨下捧出汤点来，一大盘实心馒头，一盘油煎的杠子火烧。众人道：“这点心是素的，先生用几个。”周进怕汤不洁净，讨了茶来吃点心。

内中一人问申祥甫道：“你亲家今日在那里？何不来陪先生坐坐？”申祥甫道：“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。”又一个人道：“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。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。只是他老人家好赌，不如西班牙老爹，当初也在这些事里顽耍，这几年成了正果，家里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，好不热闹！”荀老爹向申祥甫道：“你亲家自从当了门户，时运也算走顺风，再过两年，只怕也要弄到黄老爹的意思哩。”申祥甫道：“他也要算停当的了。若想到黄老爹的地步，只怕还要做几年的梦。”

梅相公正吃着火烧，接口道：“做梦倒也有些准哩。”因问周进道：“长兄这些年考校，可曾得个甚么梦兆？”周进道：“倒也没有。”梅玖道：“就是侥幸的这一年，正

月初一日，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，天上的日头，不差不错，端端正正掉了下来，压在我头上，惊出一身的汗，醒了摸一摸头，就像还有些热。彼时不知甚么缘故，如今想来，好不有趣！”于是点心吃完，又斟了一巡酒。直到上灯时候，梅相公同众人别了回去。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，送周先生到观音庵歇宿，向和尚说定，宿地就在后门里这两间屋内。

直到开馆那日，申祥甫同着众人领了学生来，七长八短几个孩子，拜见先生。众人各自散了。周进上位教书。晚间学生家去，把各家赁见拆开来，只有荀家是二钱银子，另有八分银子代茶，其余也有三分的，也有四分的，也有十来个钱的，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。周进一总包了，交与和尚收着再算。那些孩子就像牛马一般，一进

照顾不到，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，每日淘气不了。周进只得捺定性子，坐着教导。不觉两个多月，天气渐暖。周进吃过午饭，开了后门出来，河畔上望望。虽是乡村地方，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，红红绿绿，间杂好看。看了一回，只见蒙蒙的细雨下将起来。周进见下雨，转入门内，望着雨下在河里，烟笼远树，景致更妙。这雨越下越大，却见上流头一只船冒雨而来。那船本不甚大，又是芦席篷，所以怕雨。将

近河岸，看时，中舱坐着一个人，船尾坐着两个从人，船头上放着一提食盒。将到岸边，那人连呼船家泊船，带领从人，走上岸来。周进看那人时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宝蓝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络髭须，约有三十多岁光景。走到门口，与周进举一举手，一直进来，自己口里说道：“原来是个学堂。”周进看了进来作揖，那人还了个半礼道：“你本就是先生了。”周进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问从者道：“和尚怎的不见？”说着，和尚忙走了出来道：“原来是大爷。请坐。僧人去煮茶来。”

向着周进道：“这大爷就是前科新中的。先生陪了坐着，我去拿茶。”那王举人也不谦让，从人摆了一条凳子，就在上首坐了。周进下面相陪。王举人道：“你这位先生贵姓？”周进知他是个举人，便自称道：“晚生姓周。”王举人道：“去年在谁家作馆？”周进道：“在县门口顾老相公家。”王举人道：“定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？”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，不差不错。”周进道：“俺这顾东家，老先生也是相与的。”王举人道：“顾二哥是俺户下教书，又是拜盟的

好弟兄。”周进道：“那两篇文章不是俺作的。”周进道：“老先生又过谦了，却是谁作的呢？”王举人道：“虽不是我作的，却也不是人作的。那时头场，初九日，天色将晚，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，自己心里疑惑，说：‘我平日笔下最快，今日如何迟了？’正想不出来，不觉磕头起来，伏着号板打一个盹，只见五个青脸的人

出来，和和尚献了茶来吃了。周进道：“老先生的朱卷是晚生熟读过的，后面两大段文章，尤其精妙。”王举人道：“那两篇文章不是俺作的。”周进道：“老先生又过谦了，却是谁作的呢？”王举人道：“虽不是我作的，却也不是人作的。那时头场，初九日，天色将晚，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，自己心里疑惑，说：‘我平日笔下最快，今日如何迟了？’正想不出来，不觉磕头起来，伏着号板打一个盹，只见五个青脸的人

跳进号来，中间一人，手里拿着一枝大笔，把俺头上点了一点，就跳出去了。随即一个戴纱帽、红袍金带的人，揭帘子进来，把俺拍了一下，说道：‘王公请起。’那时弟吓了一跳，通身冷汗，醒转来，拿笔在手，不知不觉写了出来。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。弟也曾把这话回禀过大主考座师，座师就道弟该有鼎元之分。”

正说得热闹，一个小学生送仿来批，周进叫他搁着。王举人道：“不妨，你只管去批仿，他还有别的事。”周进只得上位批仿。王举人吩咐家人道：“天已黑了，雨又不住，你们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来，叫和尚拿升米做饭。船家叫他伺候着，明日早走。”向周进道：“我方才上坟回来，不想遇着雨，耽搁一夜。”说着，就猛然回头，一眼看见那小学生的仿纸上的名字是荀玫，不觉就吃了一惊。一会儿唾嘴弄唇的，脸上做出许多怪物像。周进又不好问他，批完了仿，依旧陪他坐着。他就问道：“方才这小学生几岁了？”周进道：“他才七岁。”王举人道：“是今年才开蒙？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？”周进道：“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。开蒙的时候，他父亲央及集上新进梅朋友替他起名。梅朋友说自己的名字叫做‘玖’，也替他起个‘王’旁的名字发发兆，将来好同他一样的意思。”

王举人笑道：“说起来，竟是一场笑话。弟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，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，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，叫做荀玫。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一个姓荀的孝廉，谁知竟同着这个小学生的名字。难道和他同榜不成！”说罢，就哈哈大笑起来，道：“可见梦作不得准。况且功名大事，总以文章为主，那里有甚么鬼神！”周进道：“老先生，梦也竟有准的。前日晚生初来，会着集上梅朋友，他说也是正月初一日，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他头上，他这年就飞黄腾达的。”王举人道：“这话更作不得准了。比如他进过学，就有日头落在他头上，像我这发过的，不该连天都掉下来，是俺顶着了的？”彼此说着闲话，掌上灯烛，管家捧上酒饭，鸡、鱼、鸭、肉，堆满春台。王举人也不让周进，自己坐着吃了，收下碗去，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，一碟老菜叶，一壶热水。周进也吃了，叫了安置，各自歇宿。

次日早，天色已晴，王举人起来洗了脸，穿好衣服，拱一拱手，上船去了。撒了一地的鸡骨头、鸭翅膀、鱼刺、瓜子壳，周进昏头昏脑，扫了一早晨。

自这一番之后，一薛家集的人都晓得荀家孩子是县里王举人的进士同年，传为笑话。这些同学的孩子赶着他就不叫荀玫了，都叫他“荀进士”。各家父兄听见这话，都各不平，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，说他是县封翁太老爷，把个荀老翁气得有口难分。申祥甫背地里又向众人道：“那里是王举人亲口说这番话。这就是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几个钱，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，图他个逢时遇节，他家多送两个盒子。俺前日听见说，荀家炒了些面筋、豆腐干送在庵里，又送了几回馒头、火烧，就是这

些原故了。”众人都不喜欢，以此周进安身不牢。因是碍着夏总甲的面皮，不好辞他，将就混了一年。后来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，不知道将来承继，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。

那年却失了馆，在家日食艰难。一日，他姊丈金有余来看他，劝道：“老舅，莫怪我说你，这读书求功名的事，料想也是难了。人生世上，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，只管‘粮不粮莠不莠’的到几时？我如今同了几个大本钱的人到省城去买货，差一个记帐的人，你不如同我们去走走，你又孤身一人，在客寓内，还是少了你吃的、穿的？”周进听了这话，自己想：“‘瘦子掉在井里，捞起也是坐。’有甚亏负我？”随即应允了。

金有余择个吉日，同一夥客人起身，来到省城杂货行里住下。周进无事闲着，街上走走，看见纷纷的工匠都说修理贡院。周进赶到贡院门口，想挨进去看，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。晚间向姊夫说，要去看。金有余只得用了几个小钱，一夥客人也都同了去看；又央及行主人领着。行主人走进头门，用了钱的并无拦阻。到了龙门下，行主人指道：“周客人，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。”进去两边号房门，行主人指道：“这是天字号了，你自进去看看。”周进一进了号，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，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，长叹一声，一头撞在号板上，直僵僵不省人事。只因这一死，有分教：累年暗磨，忽然际会风云；终岁凄凉，竟得高悬月旦。未知周进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

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，金有余见他真切，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。不想才到天字号，就撞死在地下。众人多慌了，只道一时中了恶。行主人道：“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，阴气重了，故此周客人中了恶。”金有余道：“贤东，我扶着他，你且去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来灌他一灌。”行主人应诺，取了水来，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，灌了下去，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，吐出一口稠涎来。众人道：“好了！”扶着立了起来。周进看着号板，又是一头撞将去。这回不死了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众人劝着不住。金有余道：“你看，这不是疯了么？好好到贡院来要，你家又不死了人，为甚么这‘号咷痛’也是的？”周进也不听见，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；一号哭过，又哭到二号、三号，满地打滚，哭了又哭，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。金有余见不是事，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。他那里肯起来，哭了一阵，又是一阵，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。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，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，劝他吃了一碗茶，犹自索鼻涕，弹眼泪，伤心不止。

内中一个客人道：“周客人有甚心事？为甚到了这里，这等大哭起来？却是哭得利害。”金有余道：“列位老客有所不知。我这舍舅，本来原不是生意人。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，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，今日看见贡院，就不觉伤心起来。”自因这一句话道着周进的真心事，于是不顾众人，又放声大哭起来。又一个客人道：“论这事，只该怪我们金老客。周相公既是斯文人，为甚带他出来做这样的事？”金有余道：“也只为赤贫之士，又无馆做，没奈何上了这一条路。”又一个客人道：“看令舅这个光景，毕竟胸中才学是好的。因没有人识得他，所以受屈到此田地。”金有余道：“他才学是有的，怎奈时运不济！”那客人道：“监生也可以进场。周相公既有才学，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？中了，也不枉了今日这一番心事。”金有余道：“我也是这般想，只是那里有这一注银子！”此时周进哭的住了。

那客人道：“这也不难。现放着我这几个弟兄在此，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，若中了做官，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？就是周相公不还，我们走江湖的人，那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！何况这是好事，你众位意下如何？”众人一齐道：“君子成人之美。”又道：“见义不为，是为无勇。”俺们有甚不肯。只不知周相公肯俯就？”周进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，我周进变驴变马，也要报效！”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，众人还下礼去。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。又吃了几碗茶，周进再不哭了，